

欲望之城

黄康俊 等
张莉莉



欲望之城

广东省肇庆市蓝带集团公司 广东文学院合编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欲望之城

黄康俊 等
张莉莉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94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1插页 220,000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500册

ISBN 7-5360-1225-X /I·1087

定价：6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四部中篇小说——

《岛的故事》用奇诡的笔触写了八则颇具神秘性的故事，揭示一个封闭性小岛渔民的生存条件及芸芸众生的悲剧性命运：老嫗训练一只花公猫，咬死六个为非作歹的帝国主义入侵者官兵。成功的复仇为小岛赢得了尊严并奠定老嫗的至尊地位；老嫗家长式的作为以及渔民们的愚昧盲从，却又给小岛造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剧。

《欲望之城》在对老区及现代都会生存条件巨大反差的描写中，揭示在商品经济浪潮激荡之下，传统的道德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受到严重挑战及创伤性的冲击，导致人们行为失范，物欲横流，从负面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感。

《散点透视》通过一组“三角关系”的感情演变过程的描写，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及其底蕴。

《极限》通过一部电视剧制作内幕的描写，表现在现代文明挤压下的卑微角色的卑微人生，以及亲朋故旧之间大相径庭的人生选择。

《蓝带》文学丛书编委会

顾问：黄 浩 邹启宇 秦 牧

彭书宝

主任：陈国凯 刘允忠

编委：程贤章 张昭浩 牛子航

邹东栋 杨千华 伊 始

熊 诚 周耀文 邓兆权

葛建弘 杜 峻

责任编辑：廖 文

钟洁玲

黄茂初

封面设计：王惠敏

封面题字：苏 华

目 录

• 中篇小说 •

岛的故事.....黄康俊(1)

欲望之城.....张莉莉(96)

散点透视.....廖华强(165)

极 限张黎明(231)

• 报告文学 •

端州醴泉 蓝带旋风

——广东肇庆市蓝带集团公司大写意

.....雷 铎(286)

島 的 故 事

黃康俊

故事之一：老嫲

島上唯其獨尊，大細老幼一律恭恭敬敬喚：老嫲。

老嫲的历史是一片海。

没人能说她个所以然，即使五年前才过世的长寿八公。长寿八公活了八十三岁，却也由一百零七岁的老嫲一手吩咐島人给办的葬礼，而且相比足足大了一个辈份，该叫娘了。

就永远结结实实一个谜。只多少漏一丁半点传奇故事，在島前島后潮涨潮落屡流不走，是那个与猫有关的神奇了。

那时法国佬在广州湾划势力范围，雷州島成了法人为非作歹的洋场。某天夜里，由老嫲的丈夫当“棍头”（指挥者），島人举大刀、长矛、鱼叉，歃血誓盟，揭竿而起，将驻島的一班红毛贼抓了，颠头倒尾往桅杆顶上挂，让一肚肚汉堡包三明治咕噜噜朝外泻，叽哩呱啦只好一个个求饶命称爷爷，夹着尾巴在雷州海佬哈哈大笑中逃回大本营去了。

这引起红毛贼的卷土重来，洋枪洋炮气焰嚣张，一时间将岛子捣成个咸鱼缸血流成河，捉了，杀了，死剩的就赶下海去，任你当狗当猪般满海游，只站滩头叼着雪茄做着下流动作疯狂如狗放浪形骸。

烂船般破败的古岛，搁横七竖八满滩头尸骸，冤魂日悲夜恸，是一座鬼岛了。

十六岁的老嫫当时已回大陆娘家养儿，得以幸免。噩耗传来，足足三天不吃不睡不说话。第四天，家人见老嫫坐在一边和那只花猫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，那是她两年前在家做姑娘时养的一只公猫。家人晓得，她待公猫，就如待那半岁儿子一般好。可这回她把那公猫困到一间空屋去，连续两天不给吃喝，任那厮乱冲乱撞，嚎声惨人。

第三天，老嫫用椰壳送了点清水进去，公猫一气吞了精光，毛发蔫兮兮的枯槁，两眼却放着骇人的凶光。

第四天，老嫫不知哪弄来一身红毛贼穿的旧衣，扎一草人，把香味扑鼻的熟章鱼缠成草人脖子，然后移进屋里去。

饿疯的公猫，凶猛如下山虎，从屋角处飞扑过来，只一口，就把那草人脖子扭断，然后饿鲨吞食般风卷残云，草人脑袋和身子分了家。

老嫫静静地候一边，铁青的脸蛋儿扭曲成一道索。

如斯苦练，两个多月光阴，那畜生竟然嗜“人”脖子如命，待主人一个颌首，就扑上去，极尽致死动作，不过呢，“人”的脖子已空无一物，公猫只领取主人过后的奖赏。

月黑风高，十六岁的老嫫背上半岁的儿子，手执笼中公猫，偷了一条艇儿，从大陆那边划向雷州岛。

天亮后，六名驻岛的法国水师官兵，一个个脑袋与尸身搬了家，面目狰狞犹如被宰的死狗。

消息走漏，一时震惊中外，各种传闻越传越奇，疑是岛上

冤鬼所为，又说是遇上天兵天将，总之连法国驻海南岛海口的领事官也惶惶不可终日，连夜移居越南海防，不敢再返署馆。

去年，我在北京图书馆收集写作有关学位论文参考资料时，偶然查获了这则消息，其刊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九月廿六日《格致益民汇报》第二十五号上，题为：《广州湾战信》

电音汇译 九月二十一日香港电音云：有法水师将兵六名于九月初八在广州湾雷州岛被土人残杀、肢解，遂令舰队司令官克路左儿少将要求于清政府，既经调印，已报告其旨于内阁。又法国驻北京公使以暴民杀害其将兵六名□□，于总署要求赔款，经已接受他政府之旨意矣。

同时，在第二年(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一日)《清议报》第三十三册上，我还看到了距起事一年零二个月之后的记录：

法人为广州湾雷州岛确定租界之事，被民杀害其将官六名。法兵直捕清国之炮舰，并捕该地道台。后使委员请之，始返其炮舰。至道台则为法国东洋舰队司令官留为作质……

由此，验证了民间历久不衰的那个故事竟然真实无误。

已经蒿草萋萋的雷州岛，显然让红毛鬼没了兴趣，只是过往或夜泊船只的海佬，常常在月淡星疏的夜晚，梦见一披头散发怒目圆睁的女鬼，手执一笼子，背驮一孩子，行走如飞，悄无声息地绕着岛子转。

便有了雷州岛人对猫的膜拜。至今，家家户户养猫相沿成

风，成了百年不变岛俗。及至老嫲辞世，岛人遵嘱将其豢养的一对公猫母猫，作为殉葬一齐入殓。

便有了岛上独木成林的黄姓家族，我就是继老嫲背上那半岁儿子之后的玄孙。

潮来潮去，风吹浪打，铸成拔海而生的巍峨礁峰，就尊老嫲这祖宗了。也自然。

可是从小至大，我是极少能见老嫲一面的，她一直独居于那座古老的祠堂内。祠堂为石头筑就，高大粗犷却不失庄严肃穆。现在想来其实还有一种神秘阴森的感觉。一年到头，只少数前辈和侍候的女僮，悄然出没其间，余者绝不能擅自踏入，这为岛人自行墨守成规。幼时我和族里的同辈们在巷子外玩，总爱站一边远远朝那高高的祠堂望，不由得就让自己生出深深浅浅五颜六色的怪念头来。

那年老嫲十六岁守的寡，守了寡的老嫲再也不嫁人。不嫁人的老嫲一样子孙满堂人丁兴旺。

这样独踞名望于一岛，悠久又深远，就再也足不出户，光让喉舌上传下效，便够了。

忽然就有晚辈急急赶到祠堂，传话要亲自见老嫲，是渔业队长阿泰。

“老嫲纳福，今日有喜庆事告诉您老，单耳发家的公猫在鱼塭边捉了一条大鲨鱼，大陆那边都给上报纸了。”

老嫲一向耳聪目明，却问：

“公猫捉了大鲨鱼？几多重？”

“说是足足四十斤哩。”渔业队长阿泰欠下身子，声音嗡嗡如钟。

“那么要比上回，你讲的润岛三婶家的母猫，捉的十斤重的老鼠，要希奇多哩。”

“是哩，是希奇哩。”

“你陪他们上的报纸么？”

“我没去，那报纸听说还没印出来。”

老麻闭着双目，思忖了一下什么，又问：

“那么，是你亲眼见到猫捉的大鲨鱼啰？”

阿泰犹豫了一下，便很干脆：

“我那时忙别的，不在场。是单耳发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叫成发来。我让人记到功劳簿上去。”

唯唯喏喏，渔业队长阿泰走了。

稍顷，摇摇晃晃走进一个老海佬，是塞鱼塭佬成发公。

“老麻纳福，您老有事吩咐晚辈？”

“你家公猫，在鱼塭边捉了一条四十斤大鲨鱼，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，可不是在鱼塭边，是在滩湾边。”

就陡地用围满皱纹的清澈眼睛，细细辨认了一下对方，老麻口气冷冷：

“那抓的四十多斤鲨鱼呢？”

成发感到脚底下生出一股凉森森的东西，吱溜溜海蛇子般往头皮上钻，却艰难地做出一副泰然：

“可能没那么多，三十斤有吧！”

“真的三十斤啰？”

“真的啦！”

“还让大陆那边登报纸了？就你呀？”

“还没登，只是准备准备。”

左手趴一只白猫，右手趴一只黑猫，脚下蜷缩一只大花猫，却极乖戾地用圆溜溜的眼睛打量着来人。躺椅上的老人双手缓缓拢到干瘪单薄的胸口上，一白一黑的猫十足一对嗜睡的婴儿，就匍伏在那儿，极温驯服帖的。老麻迟迟偏过脸，瞧了脚下的大花猫，毫无感情色彩地对立在一边的鱼塭佬说：

“我要给你记功劳的，可你别翘尾巴，你那猫比我旧时的

公猫，孙子不如哩。”

“是，是，比你老的猫，孙子不如孙子不如。”鱼塍佬成发把话说得畏畏意意。

顿了顿，老嫲像想起了什么，又问：

“到底那猫，怎么个捉的鲨鱼？”

“噢，这个嘛，我来告诉您老人家。那天，我那公猫一早就溜出户去，我想肯定是找对面润岛三婶家的母猫套亲热去啦，您老不晓得，我那杂种公猫，可邪门哩，那贼就好来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丑死啦，为养这么个孽种我脸子都不好放。可润岛三婶家的母猫也吵耳，尽他妈一路货色，一天不见我那杂种，就自个儿找上门，贱货哩，您说是不是龙生龙……”鱼塍佬可从来没这么兴致勃勃，却突然被老嫲喝止了：

“少啰嗦，你那粪嘴儿别尽喷屎，说，猫怎么捉的鲨鱼！”

“好的好的。我家那公猫倒是真的和润岛三婶家母猫睡了，吵嚷声震得几家瓦背都烂啦，公猫有个怪毛病，睡了母猫就独自到滩湾边去晒日头，刚好撞上有条馋食的鲨鱼跳上来，就扑过去，咬住尾巴，硬是把鲨鱼咬死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当场见的啦？”

“没有，老嫲纳福，是他们告诉我的。”

“谁啦，快说！”

“我大仔。”

“好了，叫你大仔来，我要让人记到功劳簿上去。”

毕恭毕敬，鱼塍佬成发退了下去。

很快，走进一个络腮胡子的海佬，是成发的大儿子。

“老嫲纳福，小辈听您老吩咐来了。”

“你家的公猫，在滩湾边捉了一条几重大鳖？”

“二十斤，老嫲纳福。”

“你阿爸说是三十斤，早先阿泰还说是四十斤。”

“是二十斤，我敢打赌，您老放心好了。可就二十斤，也了不得啦。”

“那倒是，我想要给记到功劳簿上去。”

“您老厚爱了。说实话，我家公猫抓鱼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可这次抓的是鲨鱼，双髻鲨哩。按水产部门的同志上课教的，双髻鲨是食人鲨。海里鲨鱼的种类大约二三百种，但侵害人的鲨鱼只有白真鲨、灰真鲨、白边真鲨、乌翅真鲨、太平洋真鲨、澳洲真鲨、大青鲨、尖嘴青鲨、无沟双髻鲨等为数不多的种类。据美国华盛顿密森生物研究所资料总结，每年世界上在海里被鲨鱼食去或弄伤的人只在40至300之间，比起人类相互残杀而伤亡的还不到万分之零点零零几……”

“衰仔！你在读天书还是念佛经！”

“噢噢……”

“你家公猫，捉二十斤双髻鲨那阵子，你在场？”

“那，那时，我拉肚子，正汹，蹲茅坑哩，没撞上机会，是听我弟阿基说的。”

“衰仔，叫你弟来！”

点头哈腰，寄生蟹般退了出去。

一会儿，祠堂里走进一个光光脑壳的海仔，是鱼塍佬成发的小儿子阿基。

“老嫲纳福，叫我呀？”光光脑壳不知深浅，露一脸的满不在乎。

“说，你家公猫捉的二十斤大鲨鱼！”

“这个么，老嫲您也晓得啦，您老真神，告诉您吧，我们学校的同学都会唱：雷州雷，霹啦啦，雷州出了个老老嫲，她为渔民谋幸福，呼呀咳呀，她是我们的亲妈妈……”

“莫多嘴，回老嫲问话！”老嫲不耐烦地在躺椅上欠了欠身子，就有候在一边的侍女上来赶紧帮忙了。

“好吧！其实，我家那公猫抓的鲨鱼顶多两斤，是条刚生出的鲨仔。不知是哪位叔伯下海捉的，回到村巷时丢到地下，被我家公猫撞上，就叼了回来。我好高兴，就告诉了哥，哥听了当成是猫在码头边捉的，还说成二十斤重的了，哥又告诉爸，爸一世人在滩湾塞鱼塭，就当猫在滩湾上捉的，作为他的功劳，又把二十斤当三十斤了，爸再告诉队长，队长听了就说这事可以上报纸了，还说是我们岛渔民捕鱼的一种好办法，要推广到全世界去哩，就说这鲨鱼起码也得有四十斤……”

“别多嘴了，那……才两斤啰？”

“我当时不在场，估计至少有两斤，是虾仔亲口对我说的。”

“什么？我那小玄孙虾仔？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好吧，你可以走了。”老嫲悻悻，抬了抬手。

那时节，我正在海湾里玩艇仔，学着各种摇橹的动作，开心极了。听到沙岸上有人叫我，兴犹未尽，也只好靠岸去。

由我的一个伯公领着，我赤着膊水淋淋来到了祠堂。

过后我才觉得这一吃惊不小。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是老嫲召见我。待我明白过来时，才晓得自己闯下祸了。

“虾毛仔，你知道成发家的公猫抓了鲨鱼？”

“是呀，是抓了鲨鱼。”

“什么鲨鱼？”老嫲口气淡淡。

“我想是犁头鲨吧！”我犹豫一下赶紧答。

“几多重？”

“这，我，我可没算过。”

老嫲的目光平平静静地停在我身上，其实一点也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威严，要不就是说我是孩子，让我，我总觉得老嫲本来很慈祥。

“成发家的细仔说是你跟他讲的，你是亲眼见到？”老嫲接着又问。

我觉出那话里有点不对头，就迟迟疑疑的征询道：

“老嫲您也喜欢我们的游戏？我画的那条鲨鱼还不太像，可同学们都爱看。”

“你又在说什么呀？”

“您老不是问我鲨鱼的事吗？”我干脆直说了，反正又不是什么坏事情，“那天我在院子里画图画，画的是一条犁头鲨，嘴巴尖尖的，把一张纸都占满了，样子倒是很像，同学们都说。后来我就把它用饭粒粘了，贴到院墙上去，这时从院头上跳下一只猫，是阿基家的，可能贪那饭粒，‘嗤——’的一下叼着就蹿走了，我们大家就跟着追，一直追到阿基家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这调皮的虾毛仔。”

“就这样嘛，老师说，好孩子不骗人嘛。”我一本正经，落落大方。

“爬开，祖宗没积德，养了一班败家仔，蠢笨二……”

我到这时才真正发觉老嫲已经发怒，其实老人家到底是威严的，我想。发怒的老嫲像条老狗见了生人那样，齜起那口黄澄澄的金牙，那副金牙据说可值万元，还能够随时取出装入，使用很方便。可平常岛人是难得一见的。这下我可赢了。阿基，你这契弟，该轮到你从家里偷米给大家煮鱿鱼粥了。我发誓，自己真的没想到会给老嫲她老人家添那么多麻烦，也不该惹她老人家发脾气，可阿基这家伙，硬是瞧不起人家这本事，要和我打赌，这下你该服我虾仔了吧？

咚咚走出阴森肃穆的祠堂，远远见一个海仔站在一棵椰树下候着，没错，是阿基。于是，我大摇大摆走上前去，十分得意地说：

“我赢了，我见到老嫲那口金牙了！”

又说：“回家偷米吧，今晚我们就煮鱿鱼粥！”

故事之二：扁头鱼和他家妹头

艇儿裸在亮亮的月光里，连舷上的钉眼儿都数得清。海和天，像被哪个渔姑用水洗了，晾一世界干净透亮的灰白。这热带海的晴朗夜，总是这个鬼样。

讨厌这干净透亮的灰白。

终于说：“哥，有句话，还得跟你讲。”

艇头处栽一歪歪斜斜的海佬，水淋淋的光着上身，半腰处十分潦草地缠一宽大水布，正忙着拾掇刚扯上来的帘网，一怔，偏过头，噙声噙气：

“什么话，说呗。”

那摇橹的手就停了下来，软软的无力，水汪汪的眼睛已转一边望，像怕被什么烫了似的，嗫嗫嚅嚅如吹那疙里疙瘩的角螺：

“穿裤头，哥你，别，包这水布好么……”

便哈哈出一串不以为然：

“傻妹头，你是没什么好说了。”

仍如吹那疙里疙瘩的角螺：

“真的哩，哥我，我说好多次哩。”

一味拾掇着网衣，扁头鱼把妹头的话当舷边水：

“你个舵把脑筋，尽装死鱼臭虾，这有什么，岛上哪家海佬下海不是包水布啦。这有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好多次哩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？”